

饶宗颐 著

文化之旅

選堂



增订纪念版

中華書局

饶宗颐 著



文化之旅

(增订纪念版)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之旅:增订纪念版/饶宗颐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8.5
ISBN 978-7-101-12889-5

I.文… II.饶…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9943号

书 名 文化之旅(增订纪念版)

著 者 饶宗颐

责任编辑 焦雅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北京第1版

201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6 字数15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889-5

定 价 48.00元

小 引

我平生喜欢写札记，零叶寸笺，涂鸦满纸，这类不修篇幅的短文，不值得留下来的弃余谈吐，多半是在时间的夹缝中被人榨出来应景，过去“文化之旅”的小品，月草一篇，即属于这一类。

记得元代文家吴莱说过：“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惟其随事而变化，则史外传心之要典，圣人时中之大权也”^①。我十分欣赏这几句话，他指出史和经不同的地方，圣者折衷群言，我不敢高攀。史家如画笔，只能勾勒大略，经文则精义入神，赋予新的微旨，奥妙难测。自章实斋标榜六经皆史，其流弊正在夷经为史，使人只注意到外在的事状而忽略内在的深层意义，史外已没有甚么可传的心了。

我这些短文，敢自诩有点“随事而变化”，抓问题偶尔

^① 吴集中《书胡氏春秋通旨后》。

亦可能会搔到痒处。我一向观世如史，保持着“超于象外”的心态，从高处向下看，不局促于一草一木，四维空间，还有上下。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论。在付印之前胡诌几句，也许不无“小中见大”的深意吧。

送堂

一九九六年中秋节

目 录

小 引 / 1

皇门静室的“小学” / 1

金字塔外：死与蜜糖 / 5

维也纳钟表博物馆 / 8

佛教圣地：Banāras / 11

瑜伽安心法 / 16

由 Orchid 说到兰 / 21

新加坡五虎祠

——谈到关学在四裔 / 27

关圣与盐 / 31

玉泉山，关陵 / 35

谢客与驴唇书 / 39

武夷山忆柳永 / 43

朱子晚岁与考亭 / 47

周原：从美阳到庆阳 / 51

秭归：屈原故里 / 54

南澳：台海与大陆间的跳板 / 58

高雄县潮州镇

——一九四八年访问记

附：潮民移台小史 / 64

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 / 77

法门寺一：有关史事的几件遗物 / 88

法门寺二：论韩愈之排佛事件 / 99

师子林与天如和尚 / 107

柘林与海上交通 / 113

皖公山与隋禅宗三祖塔砖铭 / 124

从对立角度谈六朝文学发展的路向 / 135

“唐诗是宋人喊出来”的吗？

——说“只怕春风斩断我” / 145

“言路”与“戏路” / 166

一眼与双眼 / 174

章太炎对印度的向往与认识 / 177

潮、客之间 / 181

知彼之学

——《阎宗临论著集》序 / 184

岭南考古三题 / 186

明非亡于武器之后人

——《明史论集》序 / 190

《澄心随笔》小引 / 192

《我的释尊观》序 / 193

《比较考古学随笔》序 / 196

韩文译本《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序 / 202

附录一：饶宗颐说 / 204

附录二：诗词选萃 / 210

皇门静室的“小学”

一九九三年冬十一月杪在巴黎，廿五、廿六两天尝过繁文缛节生活的片段，参加二千人场合经历连续五六小时高头讲章的学府典礼，翌日继之以富丽堂皇官邸中授勋仪式之后，心态反觉有点失去平衡，亟须寻觅小憩来求安息。于是汪德迈(L. Vandermeersch)君提议到他三十年前曾到过而终生不能忘情的皇门静室去走一趟。

在零下二度没有风雪干扰的一天，我们掠过凡尔赛宫走向距离巴黎只有四十公里的密林里面另外一个世界。晓山寂静，万木齐暗，悄无人声，先早已下降的霜霰，吞噬了修道院屋顶的罗马瓦，覆盖上一片白色的缁袍，好像象征当年那些刻苦修行的冉森教徒(Jansenistes)舍身为尼脱离尘俗虔事上帝的贞洁。面对着四人才可合抱的古松屹立不动于习习寒风中表现“岁寒后凋”的节概，令人想起巴斯加(Blaise Pascal)当年(一六五六至五七)隐居此地为冉森教徒侃侃申辩的十八件《地方通信》(Les Pro-

vinciales) 曾被人誉为天才作品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此刻年律将穷, 道院重门深锁。方塘冷蔓, 寒水凄然, 益增萧条与神秘。道院于一七一一年受法王勒令拆毁, 几历沧桑, 真令人充满发思古之幽情。宗教和诗糅合的魅力产生了历史上不少伟大人物, 使这一座荒凉冷落的门庭成为法兰西文化温床之一。最值得称述是由那些宗教盟友法语所谓 Solitaires 建立的 Petites Ecoles, 英文是 little schools, 汉语谓之“小学”。这些盟友, 不必是僧侣而是追求清静寂灭而甘愿弃绝尘世来此度过隐士生活的人们。他们热心宗教及教育事业, 约在一六五一年, 扩充静室附近农家建筑设立这一座“小学”, 他们以《修辞学》(rhétorique) 为教材, 提倡新方法 (Nouvelle Methode), 为青年学子锤炼古典文字 (希腊、拉丁文) 的基础, 十年之间, 人才辈出, 与莫里哀齐名的大戏剧作家拉辛 (Jean Racine) 即在此接受古文和诗律学 (Prosodie) 的训练。他为静室写过有名的《史略》, 把古典语文学科称为“小学”, 和中国的传统目语文为小学, 包括形、音、义的智识完全一样。足见对于古典语文基础训练的重视, 中外原无二致。

聪明睿智早慧的巴斯加全家都是冉森教徒, 他和他的姊姊积莲 (Jacque Line) 在这静室栖隐, 直到一六六二年身故, 其有名的代表作《沉思录》(Pensées) 至死还没有完成。他慨叹人生的

脆弱，但有了智识，便可战胜宇宙。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面对无限的宇宙，永远的岑寂给人以无限的恐惧。在无限的周遭，处处可以是中心，而何处是圆周，却煞费思量。现代大都市的人们，滥用“中心”二字，试问将以何处为立脚点？他认为人们现在所见到的东西，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点微尘，而欲靠科学建立秩序——希冀找到绝对的智识，这当然是一个妄想。巴氏的结论，只有上帝才能使神圣的真理嵌入人们的灵魂而取得真正的快乐，而人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我因之联想到近时某诗人的自戕戕人，无端引起社会上一场文学舆论的争议，可笑的是有人将他比做上帝，真是何来的“无妄”的赏誉！以一个未受过正式充分精神教育和“小学”的古典语文训练的人，作起诗来不免自我过分夸诩，从而轻视一切，这种妄自尊大，不能不说是一种自我幻觉，是要不得的。我祈请爱好文学的人们，应该正视西方文化根源之所在，皇门静室的小学，尚有足供借镜的地方。人是多么脆弱而无知啊！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渺小！

黄昏不让人多作留连，木杪风生送到我的耳畔低诉，我不必引起无谓的回忆和惆怅，我自无心去究问真理的是非，只感到与蒙庄同样有“逃空虚而有足音跫然”的不可思议的觉醒。在无数

的古槐乱叶重叠之下而隐藏着久已消逝的蚁穴，这就是历史的见证，谁亦懒去寻访“存”与“亡”的边际；我不禁随口念出陈简斋的警句：“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来作自我“解嘲”。

金字塔外：死与蜜糖

我的旧朋友中有一位已经谢世的日本南画大师河野秋村先生，曾向我夸耀他以九十多岁的高龄，爬上金字塔。可是他本人居住的地方却是一间全部用竹编成的房子，真是“黄冈竹楼”的活现，记得我赠给他的诗有“出墙桃自媚，穿屋笋犹鲜”二句，完全是写实。我问他：金字塔与竹楼在艺术角度上两种不同的感受，以何者为优？他没有回答。在我看来，姑且拿山水画来作譬喻，以荆浩的深岩穹谷，来比较云林的荒村野树，我则宁愿欣赏后者。

说到金字塔，完全是死的表征，代表整个埃及文化的是一部《死书》（*Book of the Dead*），金字塔可说是《死书》的缩影。我亦曾经去过开罗，在渴得要死的沙漠里，不易引起拜伦式哀希腊的心情去凭吊那些七颠八倒古建筑的残骸。我只眷注着：要追问何处有神的提撕？什么才是真正的秩序和至善（即埃及人所谓 *maat*）？在人心的天平上，怎样取得死神（*Osiris*）最后公正的

审判？历史不过是一片摸不清说不尽的迷梦，只有“死”所占的漫长时间才能填补它的空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帝王谷巍峨的基塔，我很想把三千丈的白发一丝丝联结起来把它围绕一周，看看孰长孰短？值得佩服的是蜿蜒的尼罗河永远替人类负担起历史上忧患的包袱，我不愿重新砌起冥想所造成的金字塔！一切的想像，只好交给苍茫的黄昏，换取来一个不自量力的对苍天的控诉。

《死书》原是一本天书，一部不易读懂的书。埃及人对于死后事情的关怀和研究，为人类文化掀开一新页。死，无疑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课题。死是无可避免的，亦不是渺茫的！一般认为死有如毒药，但闪族人却视死如蜜糖。死的智识的开垦与追求，曾经消耗过去他们无数诗人和宗教家的精力和脑汁。波斯诗人就写下许多的名句：

那是新鲜、愉快。死呢？它亦是一种兴奋剂，或者是糖吗？——Al-Hutuy'a 的句子。

他即把死看做蜜糖。

我徘徊于丝路上，检讨一下在沙漠的心，默诵下面的句

子：在这里，一个蠢夫，用自己的鞍，骑在橐驼上。

全诗只有三行，这是八世纪阿拉伯名诗人 Al-Tinimmah 的自我嘲笑，说出大漠上旅客的心声。在日夕无常风沙的干扰之下，随时可以埋骨荒外，阿拉伯的诗亦喊出几乎怀疑自己不是一个人（You even doubt I was a man）的疑问！

这些诗似乎未见有人译出；就算译出，恐怕可能引起人们的喝倒彩，因为怕死的人实在太多！在中国，儒家撇开死而不谈，偷懒地说：“未知生，焉知死。”死给完全抹煞了！庄子把死生看成一条，死只是生的一条尾巴而已。死在中国人心里没有重要的地位，终以造成过于看重现实只顾眼前极端可怕的流弊。南方人最忌讳“死”与“四”的谐音，不敢面对死的挑战。人类之中，中国是最不懂什么是“死”的民族，连研究死的问题的勇气都没有，真是可笑！人的灵性差别之大就是如此！

我们不妨吟咏一下波斯、阿拉伯人在沙漠中的警句，也许别有一番滋味；“一水饮人分冷暖”，甘苦自知，不用我来道破。

维也纳钟表博物馆

年前有机缘到布拉格，那时尚在铁幕笼罩之下，往返途中，必通过维也纳，这个多么令人眷恋的音乐古都。到处簇簇的森林绿叶，衬托着美丽的喷泉，正是音乐灵感孕育的温床，音乐大师莫扎特便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目前，作为首都的维也纳只有一百六十万人，战前亦不过二百万，还不及我们一个小县。战争更替它减少了人口包袱的负担。虽饱尝沧桑，但高度的教育水平与合理的生活方式，反而争取到“富裕”与“舒适”。我们踟躅于夏宫中，欣赏各种各样的宝藏，憧憬着那在位六十八年的约瑟法兰西斯大帝，他曾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要重温一下近代史。面对无数瑰丽的宫殿，幽雅的庭园，水木清华，已忘记了它原来是一个战败国。参观维也纳大学，许多对学术有重大贡献人物的石像，屹立于校园之内，保存完好，严肃庄重，绝无一般时下叫嚣所谓“现代化”的感觉，我才恍然于这种幼稚观念在古老气氛之下，已经自动地完全消失了。

踏遍街道，最感到珍贵使我流连不愿离去的地方，要算那个钟表博物馆，里面见到的是倒流的时间留下来的无数残骸。说明人类如何努力去创造历史，其结晶品只剩得几个破烂而古旧的表壳。科学的渣滓，文明的末梢，是否值得阿波罗的一盼？

随后我登上号称一百五十六米的高塔，不需要一分钟便抵达绝顶，骤雨飙风还没有这样迅速。“距离”的缩短，把整部历史活像缩地术般输入了磁碟之内，好像警告那些尚停留在局促于时间观念之下甘愿做它的俘虏，去寻找科学上荒谬的时差，辛辛苦苦所得到的只是失望与恐怖。

多次流连于教堂的古堡，墙上拖着不知岁月、像辫子一般的藤蔓，凄寂、静谧支配着每个人的命运。最使我惊愕的：据统计所知，这里是世界音乐水平最高的地方，同时亦是人类自杀率最高的所在，这些自然是出于上帝的安排！人，久已皈依于上苍，获得神的豢养了，在安静毫无干扰的神秘国度里，寂寞是他们最好的享受。可是过度的宁谧，反令人感到生命单调的可怕。“生”的意义已下降至零度，反而要求快点了此残生，美其名曰解脱。孤寂到了极点，人竟真的成为自了汉，到这样的境地，甚么是生存的意义已变成莫大的疑团。詹姆士对宗教的解释，认为人在孤寂的时候才能了解甚么是绝对（absolute），方可以超越上帝。孤寂可以激发人的宗教情绪，西方哲人冀图培养宗教果实于孤寂之